

张承志 著

相约 世界

心的新疆



作家出版社

心的
的
新
疆
相约来世

张承志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约来世/张承志 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063-6722-6

I. ①相…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7175号

相约来世

作 者: 张承志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210

字 数: 160千

印 张: 11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22-6

定 价: 39.80元 (平)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心的新疆

新疆是什么？

对我来说，新疆不是开土拓边的标志。所谓新疆，就是心灵的向往，是高尚的人心，九死不悔一定要抵达的境界。

不，唯独对心灵而言，新疆一语方能成立。

新疆是什么？昔日肤浅的句子，只能留下一句。你说：新疆是海拔-154米的吐鲁盆低地和海拔七千米的汗·腾格里雪峰之间那相互心许又永远不能如愿的爱恋。新疆是前浪已经死灭后浪又汹涌过来的英勇自绝的叶尔羌河，是不问方向不论对错自由自在神秘消失了的铁色额尔齐斯。

新疆是我找到一条古路的阿勒泰，新疆是我度过人生美丽瞬间的天山。新疆是允许我沿盆地深入了一串地点的吐鲁番和塔里木。新疆是——白音宝力格在薄暮中骑马趟过河水、里铁甫江把葡萄送进晾房、金师傅在泉水旁留下遗骨、海里派巴斯提高声念起颂词——的一片新大陆，是我一生追求但不能抵达的家乡。

是的，新疆是我的爱情的一半，是我的知识的核心。

新疆是什么？

新疆是——那被我当做了楷模的、一位尊贵的喀什噶尔褴褛乞

丐的微笑。

新疆是——那首写在黑牢壁上的烈士的诗。啊，我看得真切：它一直居高临下凝视着我，使我永远警惕文人的骄狂。

新疆是——那颗惦念着儿子的母亲的心。民歌唱道：她被儿子杀害后，一颗心挂在树上继续惦念儿子。那颗心被哈语和蒙语都称作Jüreg，它今天仍挂在树梢上。

新疆是什么？

新疆是文学质地的试场，新疆是今生来世的枢纽。

新疆是无情隔绝中的隐藏小径。新疆是语言隔膜中的神秘交流。新疆是一块考验来客的面纱，忍受着浅薄的聒噪，静候着世人的醒悟。

我——

我凭创造者的美意，一步闯入了新疆。

虽然只留下些单薄寒碜的文字，但是，在新疆，我半生讴歌了——对他者的爱。是的，他者的尊严、他者的原则、他者的文明。因为所谓人道主义，就是对他者的尊重。

是的，在新疆，我完成了向美与清洁的皈依。

我的文学，在新疆完成了人道与美的奠基。

此刻我心里涌动着对新疆的感激。只有我清楚这感激有多深沉。

Kuday-embêrsê, jênêkôrsermez!

我与你相约来世，我的——心的新疆！

目 录

凝固火焰 10

圣山难画色 24

辉煌的波马 29

留在戈壁滩上的涂鸦 46

日出天山外 64

如画的旅程 69

莫合烟与我 74

夏台小忆 83

大坂 88

荒芜英雄路 113

双联壁 125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135

火焰山小考 138

冰山之父 147

正午的喀什 165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 191

哦，神圣的树！ 201

文明的入门 216

拾起沙粒 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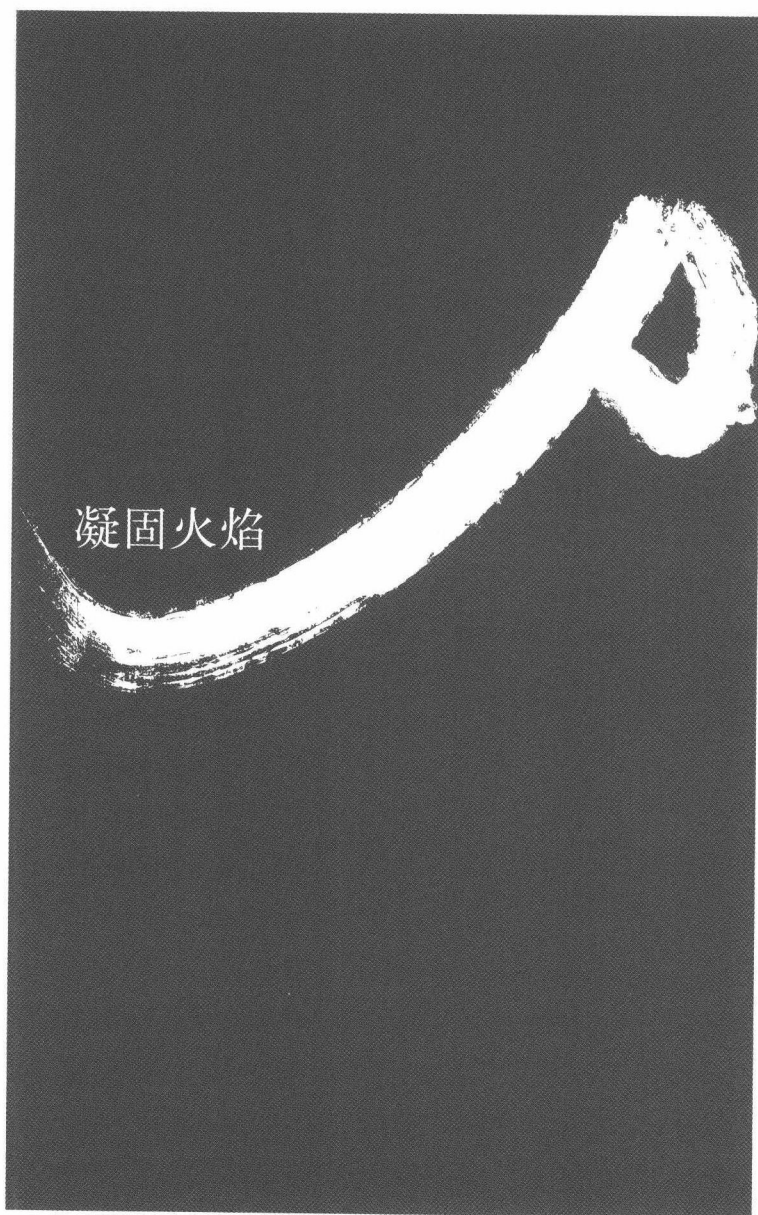
歌，在哪儿起源？ 236

树梢上的心 251



老友重逢	258
面纱随笔	265
雄鹰飞过	272
金卷银卷阿凡提	279
谁是胜者	291
噢，迪丽拜尔	298
磨坊目击记	307
你的微笑	316
陶醉的鸭儿看	324
鱼游小巷	330
相约来世	343





走出来几个小时以后，我开始后悔没有听从里铁甫的劝告。说是劝告，其实只是一个威吓的眼神和一个词：kūn。里铁甫夸张地眨着眼皮，满眼都是恐怖。他翘起那个粗硬的大下巴来，让整个脸膛都浴进白熔的毒日光里。

感谢主，我幸好知道这个词，kūn是太阳。我也抬起下巴，试着朝上膘去，额间和脸颊立即淹进一片火烫的灼烤中。我当然知道kūn是太阳，一个人哪怕只学了三天维语也知道这个词的。可是我觉得茫然，尽管满天都飘洒般密布着那灼烙般烤人的光线。那光芒如水如银，在天穹间流溢着逼近，从里铁甫的小庄院里出来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kūn的厉害。

路左一字排开默默的火焰山。我们的毛驴车微微颤着，匀匀地响着一个寂寞的节奏。维吾尔人在车前斜斜立起两根交叉的木棍，使车子显得重心均衡。我微微感到有一点对里铁甫的歉意；此刻他不再劝我了。他的眉宇间流露着一丝忧郁。他有时轻轻抚摸着青驴子一耸一耸的尾巴，脸庞总是在一动之间就倏然变换明暗，阳光照耀的颧骨下巴，还是那么沉默着，硬硬地前伸成一个铲形。我猜这下巴后面的喉咙里可能也有不少生动的话，可是没有希望，我不懂维语，他不懂汉语，天上有一派刺人肌脉般灼烧着的毒花花的日光，地上是一条蜿蜒不语的鲜红得炫目的火焰山。

我每分钟都想捧起那只水壶，咚咚地把凉水灌满肚皮里面那些焦干的肠子。我觉得驴车在颠簸的时候，那些肠子像些干芦草一般叭叭地裂响，毒日头仿佛刺着它们，要快快地把它们全烤干烤碎掉。可是里铁甫瞧也不瞧那两只水壶，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渴，还是在默默地忍着干渴。

我们已经在火焰山里转了两天了。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发现理解吐鲁番盆地好像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只要在这片土地上曝烤几天就够了。可是我已经决心走遍火焰山里的几条山沟，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名鼎鼎。我找到里铁甫的时候依靠了翻译，所以我一路上总是安慰自己说，没关系，里铁甫当时肯定全听懂了，他明白我要干的事。

可是我不懂维语，他不懂汉语。我们俩在赶着毛驴车走进干裂得沟壑密布的火焰山以后，就陷入了无言的沉默。

白晃晃的蓝天上有一个烧成白炽的球，阳光洒在戈壁滩上，噗噗地溅着轻飘不落的灰尘。额上留不住汗水，举手一抹，手指沙沙有声地擦下一层白碱。

漫野摊开的青灰色砾石吸尽了光亮，黑沉沉的像是一片烧烫的铁块。只有火焰山依然鲜红地壁立路旁，一道道颤抖般弯曲的深沟交相拧扭着向上挣扎，在利齿般参差的山顶一线攒成一个个凸起的赤红的尖。

这真是一道不可思议的山。没有植被，没有河水溪泉，没有矿藏，没有能够耕作的土壤。但是有惊心动魄的鲜明的红色。无法理解的、愤怒般的焦渴的红色。

在山脚下，沿着平原戈壁和山体之间的小道，我们的毛驴车在缓缓蠕行。我最后忍不住还是摘下水壶，可是里铁甫动也不动地依样握着鞭子。我想了想，又在心里狠狠地拼了一口气，然后把水壶挂回车前板上交叉支着的木棍叉架上。“吐鲁番学”，我想着这个新名词，眯细眼皮躲开明晃晃的毒日光，眼皮不知是浮肿了还是干裂了，睁眨一下都觉得疼痛。学者们为这道荒山和这块盆地写了堆成山的书，可是他们也许从来



走遍吐鲁番

没有被这里残酷的炎热烘烤过。对他们来说，“吐鲁番学”也许只是一个虚假的梦。青毛驴踢踏有致地踩着碎石小道，拐进了一个沟口，两侧鲜红浓重的山崖猛地挤压过来，我觉得眼帘里充斥的红色强光立即刺伤了脑子深处的什么地方。

“里铁甫江！”我把书本和电影里的知识用上，试着加上了一个尊敬称谓“江”。

“唔？”他在浓眉下挑起眼角瞟着我。

“里铁甫江……yol？”这是去哪里的路呢？

“……multuk。”他回答说。

道路通向木头沟，我想。multuk一定就是木头沟。我回忆着法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里的文书编号。“M”，我想起这个字母就是代表文书出土地木头沟。我马上想和里铁甫滔滔不绝地谈一谈，可是话语在喉咙里堵塞着。我急了，伸手在额上抹了一把，粗糙的汗碱渍得手掌有些难受。赤裸的鲜红山岩纹理狰狞，岩缝深处的暗红最后化成黑暗。我没有敢再抬起头瞟太阳，毛驴蹒跚起细蒙蒙的干燥粉尘，在车旁浮摇着淡红的浅色。

“木头沟吗？”我又问道。

“Multuk。”里铁甫肯定地点了点头。

“亚克西yol。”我想说“好地方”，但我说的是“好路”。

“Yahxi yol。”他又听懂了，他赞同地点点头。

木头沟。好地方，好道路。我想不起我还能知道几句维语。亚克西这个词连他妈的上海幼儿园里的小孩都懂。木头沟里的山崖笔直地曳出一条斜坡，匀净的细红沙平平滑滑的，像一面斜斜撑起的红镜子，引逗着人想往上爬。在这面红镜子顶端，那些鲜红吓人的沟

壑又颤抖着上升起来，一股股一道道地纠缠着、拧挣着，前后在一个圆圆的尖山头上汇攒成一团拱起的火苗。我觉得那山像是一个血流满面的粗野哑巴，他愤怒地向上蹿跳着，可是喊不出声来。

次日，我们已经来到南麓。倾斜的盆地边缘升腾着灰蒙蒙的尘埃，太阳依旧从清晨起就毒辣辣地高高蹲踞在高空之上。我们是清晨五点启程的，从清晨五点起天气就一直保持着残忍的炎热。空荡荡的水壶在木叉架上寂寞地晃荡着。我已经丧失了意志，一口口地，终于还是我一个人把那水喝光了。

“kūn。”我困难地挣开烤烂的嘴唇，想挤出一个笑容。我觉得嘴唇上那层硬痂正慢慢地想要封住我的嘴巴。“kūn。”我笑出来了。

里铁甫也笑了笑，点了点头：“kūn。”他做了个夸张的、威吓又无可奈何的姿势，对着天上那轮白炽的球比划了一下。我觉得他像是在安慰我。白晃晃的强光还在倾泻着，在触着戈壁的地方激起阵阵炫目的蜃气。

“yol——”我想说“路远”，可是我只会说“路”。

里铁甫赞同地点头：“啊，yol，yol。”

南麓的道路笔直地伸入迷茫的白蒙蒙尘埃。我们的毛驴车像一粒青石子，在空阔的戈壁上缓缓滚着。火焰山现在矗立在路右，密密的纹沟竖立着，绞结成一个个圆光的火苗，连成一条红褐色的山脊。我再也搜寻不出一句维语了，我只会说kūn和yol，天地之间也确实只有那轮熔化的烈日和一条焦旱的道路。

“yol——”我又挑起话题，做了个无奈的手势。

里铁甫笑了，维吾尔人都笑得有风度。

“yol。”他点点头，重复说。

我们的路还长，四天里我们只穿过了吐峪沟、胜金口、木头沟，前面应该有一个更加大名鼎鼎的葡萄沟。这些地方我终于亲眼见过了，虽然我只能和它们在沉默和烤晒中对话。yol正长，kūn是残酷的，我不懂维语，里铁甫江不懂汉语。可是我们的小青毛驴拉着我们，我们的驴车已经在火焰山里穿插了四天了。

“yol……亚克西。”我想出了一句话。

“yol yahxi。”里铁甫肯定地答道。我觉得他没有一丝迟疑。

“道路，是很好的。”我在心里又为他翻译了一遍。

当路过村庄的时候，我们在井口上灌了水壶，也让小青毛驴喝足了井水，吃饱了玉米粒。可是奇怪的是：里铁甫即使看见清冽的井水，也依然微笑着不喝一口。我把头埋进吊桶，把头浸进那透人心肺的清涼之中，一直浸到耳朵和后脑。我潜在桶底憋足气长饮不休，一直到觉得肚子里的水上升着，涨到胸口，涨到喉咙，一直到我确实知道我的干焦的肠子已经被水完全浸泡透了，我才猛地冲出水面。

“里铁甫江！”我大喊道，我拼命指着新汲的满满一桶水。

他说了一句。我知道他在说：“我不渴。”

“里铁甫江！”我摇晃着水桶喊着，清亮的井水从桶边溅洒出来。

他笑着走过来，但还在说着那句“我不渴”。

我对他的耐渴能力感到生气。“kūn！”我愤怒地指指那高空中的熔成一团模糊的毒阳，又一挥手，“yol！”这是艰苦的长征！你为什么不喝水？我大喊着，觉得似乎是对他报答着，也觉得在喊叫中获得着发狂的欢喜。

“kūn! yol! 火焰山！”我又一挥手，指向那道逶迤的鲜红山脉。